

万里旅行书系

余光中 钱定平等 著
王小慧 摄影

GO TO PRAGUE IN SPRING

春天去布拉格

她厚重的民族特色根基，使得两次世界大战各方达成协议，

不炸、不炸、不炸布拉格古城，这座黄金城的历史、人文、艺术，让人感动心灵深处的震动

上海古籍出版社

I 267.4
9

万里旅行书系

余光中 钱定平等 著
王小慧 摄影

GO TO PRAGUE IN SPRING

春天去 | 布拉格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天去布拉格 / 余光中 钱定平等著. 王小慧摄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1 (2003.1重印)

ISBN 7-5325-3175-9 / G · 253

I. 春... II. 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36735号

主 编 萧关鸿

策 划 王立翔

 万里旅行书系

春天去布拉格

余光中 钱定平等 著

王小慧 摄影

责任编辑 罗 颢

装帧设计 严克勤

技术编辑 陈文彪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8

印 张 8 2/3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5,101-8,200

ISBN 7-5325-3175-9 / G · 253

定 价 29.8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关于“九万里旅行书系”

这套书已筹划了好几年。

我们开始构想时，坊间旅行文学书籍还不多见。后来因为“行走”计划的催生，转眼间书架上一整套一整套的旅行书籍排列开来了。但我们还是相信，只要有创意，就会有自己的空间，就会有存在的价值，就会有惺惺相惜的读者。

“九万里旅行书系”的编辑方针有几条自己的原则。

一是原创性。几百年旅行文学中有许多的经典之作，虽然它们是世界文学海洋中的珍珠，但不是我们所求。我们只是在大海边拣拾一些刚浮出水面的新生贝壳。我们希望这些贝壳将来会被视为珍珠。

二是文学性。现在旅行文学书籍越来越趋向实用性，有的索性衍化成文学地图或旅游指南。这也不是我们的所求。读书毕竟不是实地旅行，而是做一个书房旅行家。坐拥书房，用双眼行走，以情感共鸣，以心灵享受，文学的魅力会把我们引入一个未曾体验过的世界。

三是艺术性。这套书的特点是选用大量彩色和黑白图片，这些图片大多是作家本人所摄（极少数除外）。这是这套书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我们选择作家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些作家一般能用文字和镜头两种形式或两种手段或两种载体来观察、体验、表达和记录。这样，文字和图片在他们的书写中都是有了双重的内涵和双重的意义。具备这种特质的作家并不多，每找一位都会令我们惊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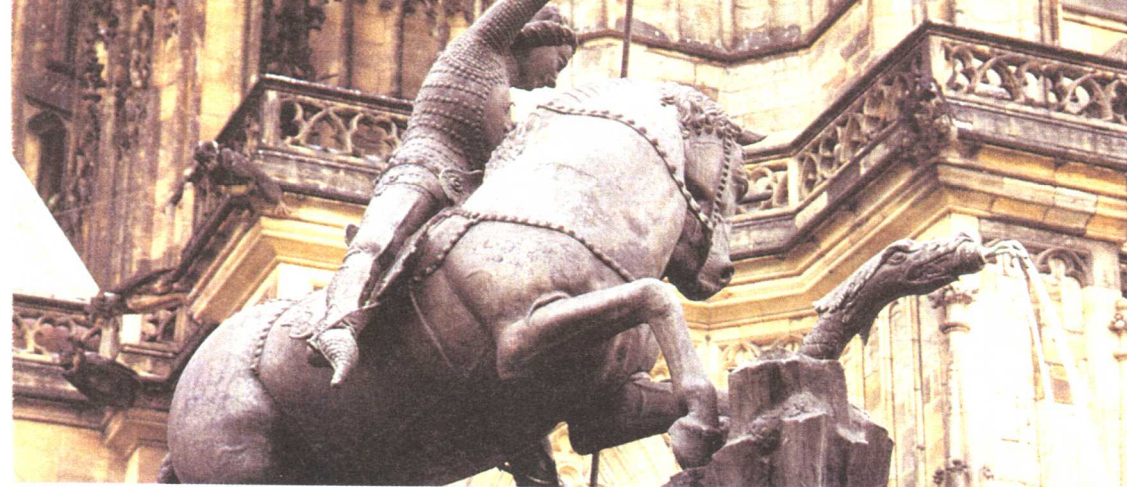
因此，这套书有别于一般的图文书，一般的旅行图文书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插图本”，而“插图本”古已有之。我们希望“旅行书系”从内容到形式，都能让人耳目一新。

早在哥伦布向西航行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大探险家法显已游历三十余国，完成一项轰轰烈烈的壮举，从法显到玄奘，再到郑和，中国历史上的探险旅行，大多是带回知识和文化，改变了“自己”。近代西方探险旅行却是输出了殖民，改变了“别人”。但不管东方还是西方的旅行文学，都有一个在异文化观照下逐渐认识自己的传统。这是旅行文学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认识价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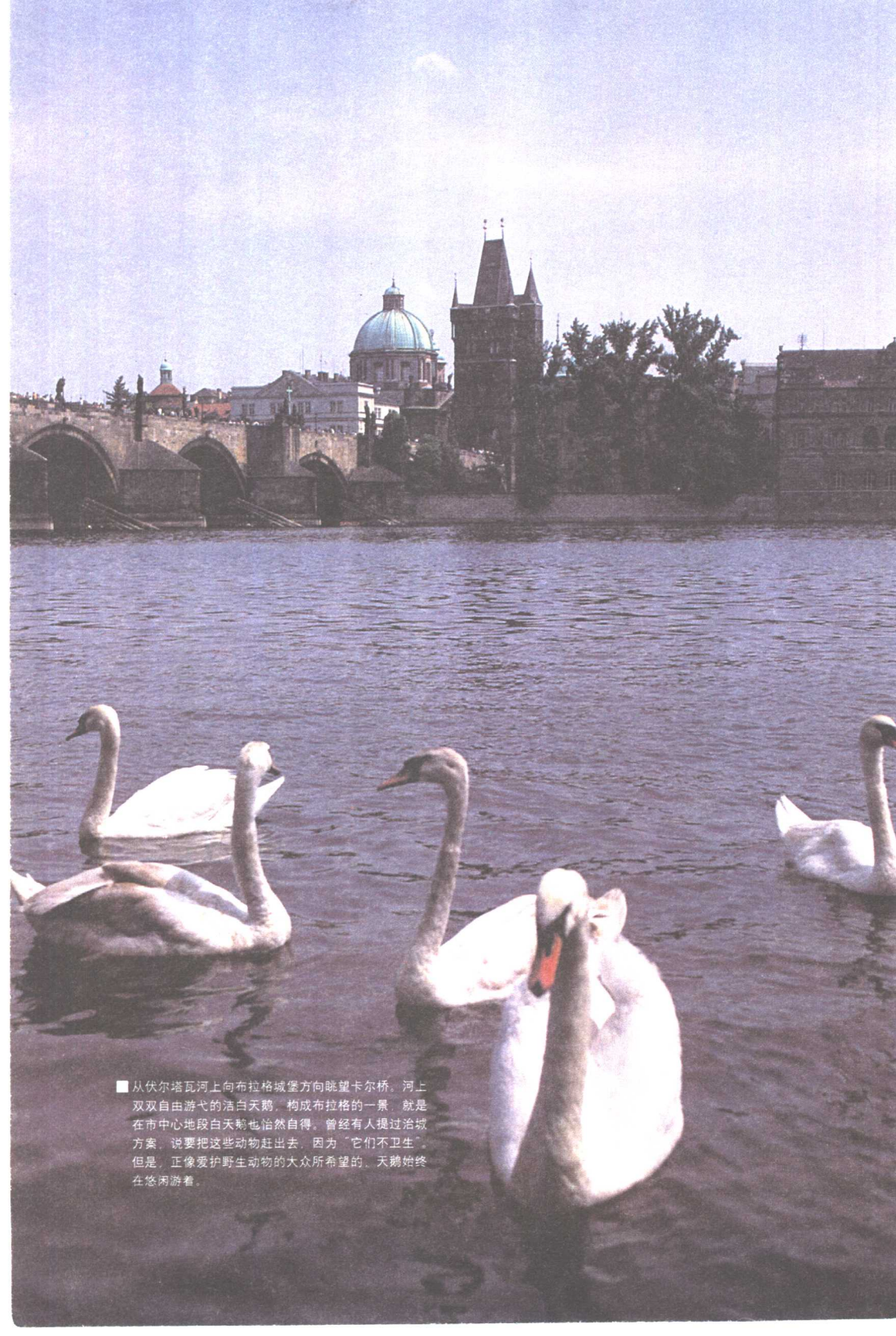
中国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真正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走出去看世界”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和旅行家的猎奇，而逐渐和正在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旅行文学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化用《庄子·逍遥游》语典吟成的别有怀抱的名句。愿读者都能在本书系中体味高举“九万里”的风鹏的情怀与意趣，因以“九万里”为本书系名。

萧关鸿 2002年11月



春
天
去
布
拉
格



■ 从伏尔塔瓦河上向布拉格城堡方向眺望卡尔桥，河上双双自由游弋的洁白天鹅，构成布拉格的一景，就是在市中心地段白天鹅也怡然自得。曾经有人提过治城方案，说要把这些动物赶出去，因为“它们不卫生”。但是，正像爱护野生动物的大众所希望的，天鹅始终在悠闲游着。

目 录

关于“九万里旅行书系”	1
桥跨黄金城——记布拉格 / 余光中	1
梦境乐园：布拉格 / 向明	37
春天该去布拉格 / 沈临彬	46
布拉格，你能守住现在的宁静吗？ / 隐地	55
得失布拉格 / 隐地	65
现在流行到布拉格 / 李昂	69
卡夫卡的布拉格 / 北岛	73
我的声音只有寒风听见 / 齐邦媛	93
布拉格淘金纪游 / 钱定平	118

桥跨黄金城——记布拉格

余光中

长桥古堡

——行六人终于上得桥来。迎接我们的是两旁对立的灯柱，一盏盏古典的玻璃灯罩举着暖目的金黄。刮面是水寒的河风，一面还欺凌着我的两肘和膝盖。所幸两排金黄的桥灯，不但暖目，更加温心，正好为夜行人却寒。水声潺潺盈耳，桥下，想必是伏尔塔瓦河了。三十多年前，独客美国，常在冬天下午听斯美塔纳的《伏尔塔瓦河》和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绝未想到，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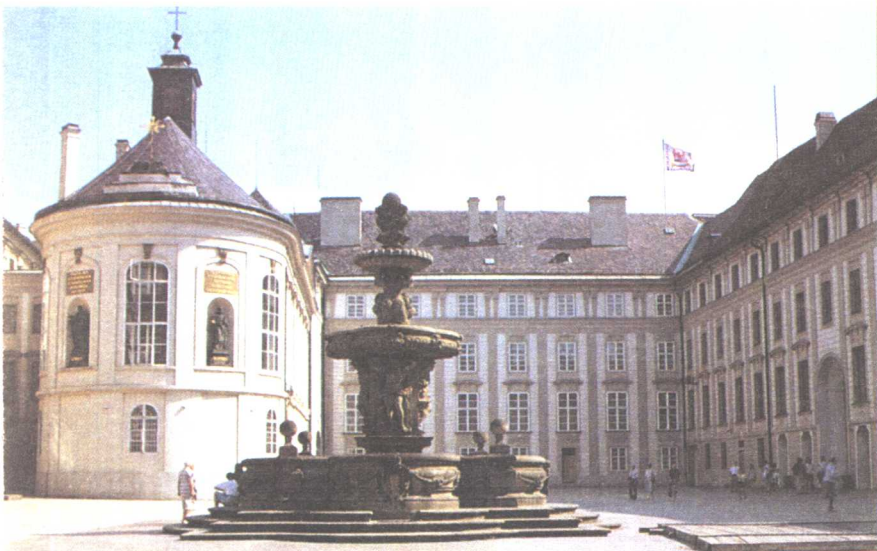
■ 从伏尔塔瓦河船上眺望卡尔（又译作查尔斯，或查理）桥。河上双双自由游弋着洁白的天鹅，远方的塔楼丰姿可鉴。



天竟会踏上他们的故乡，把他们宏美的音波还原成这桥下的水波。靠在厚实的石栏上，可以俯见桥墩旁的木架上，一排排都是栖定的白鸥，虽然夜深风寒，却不见瑟缩之态。远处的河面倒漾着岸上的灯光，一律是安慰的熟铜烂金，温柔之中带着神秘，像什么童话的插图。

桥真是奇妙的东西。它架在两岸，原为过渡而设，但是人上了桥，却不急于赶赴对岸，反而耽赏风景起来。原来是道路，却变成了看台，不但可以仰天俯水，纵览两岸，还可以看看停停，从容漫步。爱桥的人没有一个不恨其短的，最好是永远走不到头，让重吨的翘翘把你凌空托在波上，背后的岸追不到你，前面的岸也捉你不着。于是你超然世外，不为物拘，简直是以桥为鞍，骑在一匹河的背上。河乃时间之隐喻，不舍昼夜，又为逝者之别名。然而逝去的是水，不是河。自其变者而观之，河乃时间；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河又似乎永恒。桥上人观之不厌的，也许就是这逝而犹在、常而恒迁的生命。而桥，两头抓住逃不走的岸，中间放

■ 布拉格城堡居民区内景。在布拉格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历史建筑能比得上它。那么辉光四射地表现捷克的千年辉煌。照片上是古堡的第二进庭院。左边就是珍宝馆。





■ 站在布拉格郊区的小山上鸟瞰这座千年古城。历史和建筑。时间和空间融合成浑然一体。图的前景是中市。景深处是河东的老城。图画上伏尔塔瓦河蜿蜒一衣带水给人一种切入的立体感。图的左边则是布拉格古堡高入云端——捷克人民历史的千年纪念丰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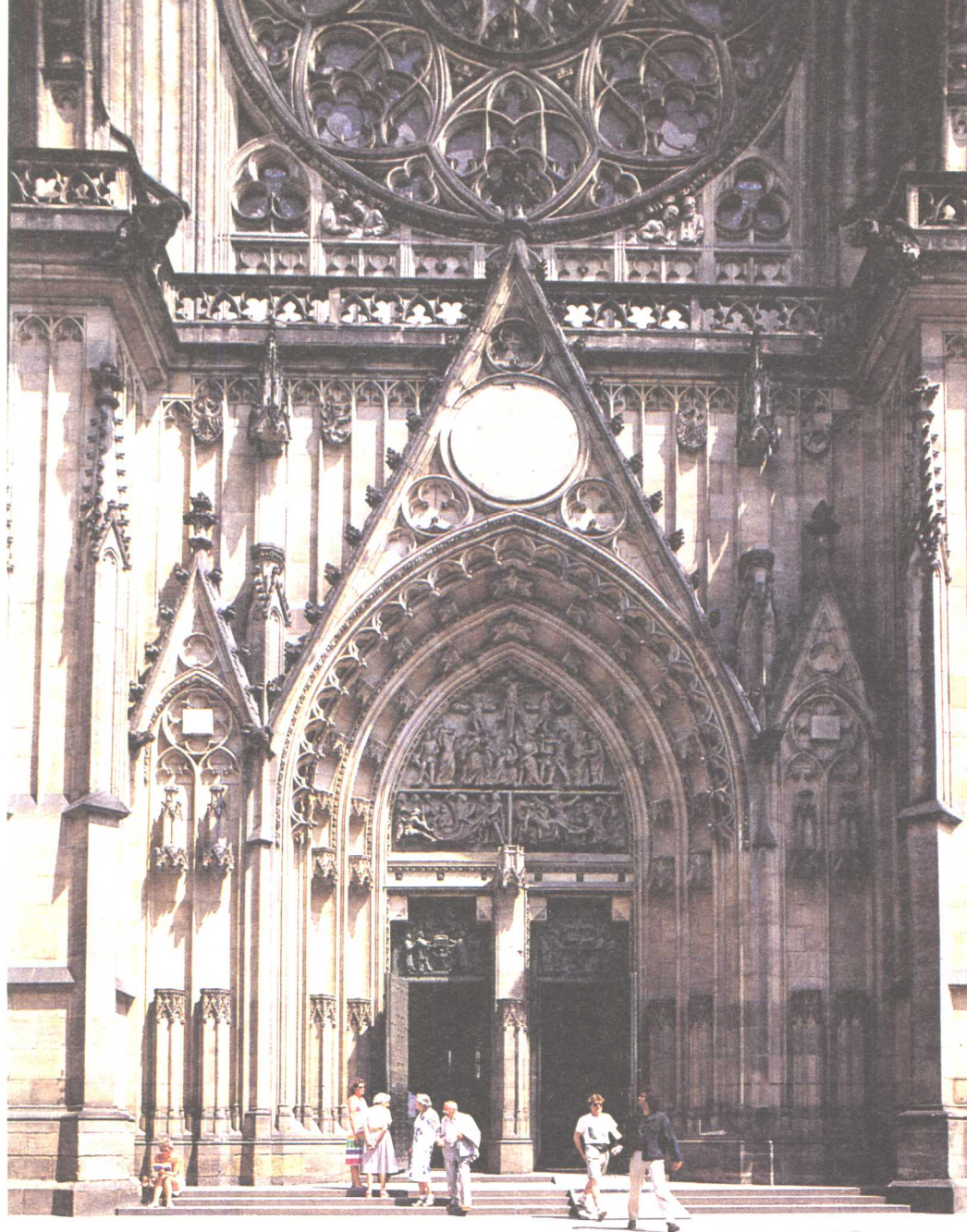
走抓不住的河，这件事的意义，形而上的可供玄学家去苦思，形而下的不妨任诗人来歌咏。

但此刻我却不能在桥上从容觅句，因为已经夜深，十一月初的气候，在中欧这内陆国家，昼夜的温差颇大。在呢大衣里面，我只穿了一套厚西装，却无毛衣。此刻，桥上的气温该只有摄氏六、七度上下吧。当然不是无知，竟然穿得这么单薄就来桥上，而是因为刚去对岸山上的布拉格堡，参加国际笔会的欢迎酒会，恐怕户内太暖，不敢穿得太多。

想到这里，不禁回顾对岸。高近百尺的桥尾堡，一座雄赳赳

■ 布拉格古堡里面的一所宽阔的宫殿，是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出身捷克贵族的瓦伦斯坦在1623年到1629年所建筑的。风格是早期巴洛克式样。庭院开阔。喷泉迸涌。矗立着的雕塑精品是名师德·富力的杰作，并不因为是复制品而丝毫逊色。





■ 圣维特教堂大门，镶嵌在两座新哥特式尖塔之间，玫瑰花朵窗棂之下。虽然逼仄狭小，但是不失威严神秘。设计者莫克也不是无名之辈，从1873年开始动工，一直到1929年圣文采尔千年祭才大功告成。

哥德式的四方塔楼，顶着黑压压的楔状塔尖，晕黄的灯光向上仰照，在夜色中矗然赫然有若巨灵。其后的簇簇尖塔探头探脑，都挤着要窥看我们，只恨这桥尾堡太近太高了，项背所阻，谁也出不了头。但更远更高处，晶莹天际，已经露出了一角布拉格堡。

“快来这边看！”茵西在前面喊我们。

大家转过身去，赶向桥心。茵西正在那边等我们。她的目光兴奋，正越过我们头顶，眺向远方，更伸臂向空指点。我们赶到她身边，再度回顾，顿然，全愕呆了。

刚才的桥尾堡矮了下去。在它的后面，不，上面，越过西岸所有的屋顶、塔顶、树顶，堂堂崛起布拉格堡嵯峨的幻象，那君临全城不可一世的气势、气派、气概，并不全在巍然而高，更在其千窗排比、横行不断、一气呵成的邈然而长。不知有几万烛光的脚灯反照宫墙，只觉连延的白壁上笼着一层虚幻的蛋壳青，显得分外晶莹惑眼，就这么展开了几近一公里的长梦。奇迹之上更奇迹，堡中的广场上更升起圣维徒斯大教堂，一簇峻塔锋芒毕露，凌乎这一切壮丽之上，刺进波希米亚高寒的夜空。

那一簇高高低低的塔楼，头角峥嵘，轮廓矍铄，把圣徒信徒的祷告举向天际，是布拉格所有眼睛仰望的焦点。那下面埋的是查理（卡尔）四世，藏的，是六百年前波希米亚君王的皇冠和权杖。所谓布拉格堡(Pražský hrad)并非一座单纯的城堡，而是一组美不胜收目不暇接的建筑，盘盘囷囷，历六世纪而告完成，其中至少有六座宫殿、四座塔楼、五座教堂，还有一座画廊。

刚才的酒会就在堡的西北端，一间豪华的西班牙厅(Spanish Hall)举行。惯于天花板低压头顶的现代人，在高如三楼的空厅上俯仰睥睨，真是“敞快”。复瓣密蕊的大吊灯已经灿人眉睫，再经四面的壁镜交相反映，更形富丽堂皇。原定十一点才散，但过了九点，微醺的我们已经不耐这样的摩肩接踵，胡乱掠食，便提前出走。

一踏进宽如广场的第二庭院，夜色逼人之中觉得还有样东西在压迫夜色，令人不安。原来是有两尊巨灵在宫楼的背后，正眈眈俯窥着我们。惊疑之下，六人穿过幽暗的走廊，来到第三庭院。尚未定下神来，逼人颤额的双塔早蔽天塞地挡在前面，不，上

■ 使得圣维特教堂成为欧洲最壮观的教堂的原因之一，是它内部的窗棂设计。各派艺术家都踊跃参加了艺术盛典。这扇窗子特别出名，因为是捷克青春风格派绘画大师穆莎的杰作，已经成为世界艺术宝库的精品。





■ 布拉格小巷

面；绝壁拔升的气势，所有的线条所有的锐角都飞腾向上，把我们的目光一直带到塔顶，但是那嶙峋的斜坡太陡了，无可托趾，而仰瞥的角度也太高了，怎堪久留，所以冒险攀援的目光立刻又失足滑落，直跌下来。

这圣维徒斯（圣伟特）大教堂起建于1344年，朝西这边的新哥德式双塔却是十九世纪末所筑，高八十二公尺，门顶的八瓣玫瑰大窗直径为十公尺点四，彩色玻璃绘的是创世纪。凡此都是后来才得知的，当时大家辛苦攀望，昏昏的夜空中只见这双塔肃立争高，被脚灯从下照明，宛若梦游所见，当然不遑辨认玫瑰窗的主题。

茵西领着我们，在布拉格堡深宫巨寺交错重叠的光影之间一路向东，摸索出路。她兼擅德文与俄文，两者均为布拉格的征服者所使用。所以她领着我们问路、点菜，都用德文。其实捷克语文出于斯拉夫系，为其西支，与俄文接近。以“茶”一字为例，欧洲各国皆用中文的发音，捷克文说čaj，和俄文cháj一样，是学国语。德文说Tee，却和英文一样了，是学闽南语。

在暖黄的街灯指引下，我们沿着灰紫色砖砌的坡道，一路走向这城堡的后门。布拉格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但显然都不在堡里。寒寂无风的空气中，只有六人的笑语和足音，在迤逦的荒巷里隐隐回荡。巷长而斜，整洁而又干净，偶尔有车驶过，轮胎在砖道上磨出细密而急骤的声响，恍若阵雨由远而近，复归于远，听来很有情韵。

终于我们走出了城堡，回顾堡门，两侧各有一名卫兵站岗。想起卡夫卡的K欲进入一神秘的古堡而不得其门，我们从一座深堡中却得其门而出，也许是象征布拉格真的自由了：不但摆脱了纳粹的恶梦，而且现在是开明的总统，也是杰出的戏剧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 1936—)，坐在这布拉格堡里办公。

堡门右侧，地势突出成悬崖，上有看台，还围着一段残留的古堞。凭堞远眺，越过万户起伏的屋顶和静静北流的伏尔塔瓦河，东岸的灯火尽在眼底。夜色迷离，第一次俯瞰这陌生的名城，自然难有指认的惊喜。但满城金黄的灯火，丛丛簇簇，宛若光蕊，那一盘温柔而神秘的金辉，令人目暖而神驰，尽管陌生，却感其似曾相识，直疑是梦境。也难怪布拉格叫做黄金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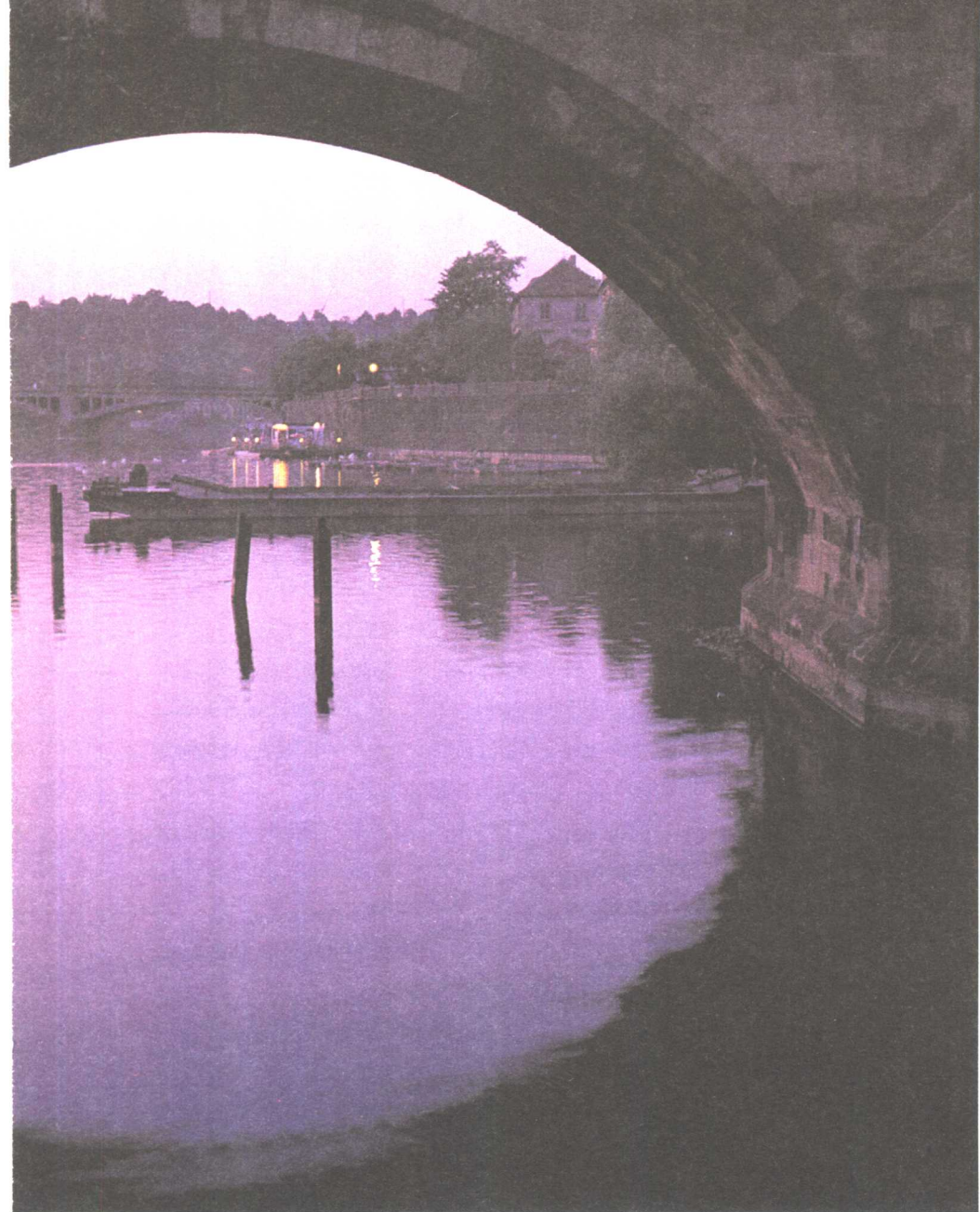
而在这一片高低迤邐远近交错的灯网之中，有一排金黄色分外显赫，互相呼应着凌水而渡，正在我们东南。那应该是——啊，有名的查理大桥了。茵西欣然点头，笑说正是。

于是我们振奋精神，重举倦足，在土黄的宫墙外，沿着织成图案的古老石阶，步下山去。

而现在，我们竟然立在桥心，回顾刚才摸索而出的古寺深宫，忽已矗现在彼岸，变成了幻异蛊人的空中楼阁、梦中城堡。真的，我们是从那里面出来的吗？这庄周式的疑问，即使问桥下北逝的流水，这千年古都的见证人，除了不置可否的潺潺之外，恐怕什么也问不出来。

查理大桥

过了两天，我们又去那座着魔的查理大桥(Charles Bridge, 捷克文为Karlův most, 又译作卡尔桥)。沃尔塔瓦河上



■ 读到这幅照片的中国人，谁不会想起东坡的诗句“谁能铺白垫，永日卧朱桥。树影栏边转，波光板底摇”？那石头桥拱弯弯，把水色天光一下子揽进怀里。远处的船儿，屋儿，灯儿，都显得那么柔和可亲。这可不是无名的桥！照片是在卡尔桥下面拍的。妙的是结合了中国的诗情画意，偷得了西方人看这座桥却看不到的秀丽芳姿！